

● 主编 吕文斌 于德全

外语教学与研究论文集

(续)

●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京)新登字 13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语教学与研究论文集:续/吕文斌 主编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7.6

ISBN7-5052-0329-0

I. 外… II. 吕… III. ①外语—研究—文集②外语

—语言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N. H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5248 号

外语教学与研究论文集(续)

顾问:范 岳

主 编:吕文斌 于德全

副主编:林令霞 徐 军

宋鸿鸣 胡健慧

*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码 100037)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1997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5

字数:900 千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7-5052-0329-0/G·90

定价:78.00 元

目 录

世界语研究

世界语版《爱罗先珂选集》六卷·····	陈 原(1)
“语际语言学”？“国际语学”？·····	张丹忱(3)
双星齐烁·····	石成泰(6)
因材施教,重在参与·····	沈澄如 王玉春(9)
痴人说梦·····	石成泰(12)
世界语与国际互联网·····	彭争鸣(14)
Kiel mi aplikas Cseh--metodon en instruado de Esperanto·····	刘晓骏(16)

语 言 研 究

澳大利亚英语发展史略·····	杜福兴(18)
社会变迁与新词·····	闫怡恂(23)
俄罗斯语言中的方言词·····	乔占元(26)
英语动词短语中动词与介词或副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探索·····	赵锡潭 崔春利(29)
性别差异在英语中的体现·····	曲占祥(33)
论英语语言的向心结构·····	刘国辉(36)
试论英语词句之间的衔接因素·····	李廷希(39)
英语的“Register”不容忽视·····	王 玉(42)
日语男性语与女性语之间的差异·····	郝素岩 〔日〕东乡吉男(45)
汉语汉字与日语汉字异同初探·····	王 黎(49)
说接续助词 と·····	高晓华(54)
日本人的汉字观和日语汉字的特色·····	曲 维(57)
日语移动动词用法浅析·····	郝 菲(61)
日本語の文の構成と成分·····	张万夫(63)
浅谈日语中的时和体·····	张晓宁(66)
关于日语教学中语音、语调的常见错误及纠正方法·····	张冰瑜(70)
浅谈 As 用作关系代词·····	汪凤翎(73)
借代的英汉用法比较·····	姜 焱(76)
及物动词带否定词 He 时补语用格的选择·····	于 榕(79)

英语交际中的语言“美化”现象探索	裴 玉(83)
英文写作中的多样化句型	吴瑞玲(86)
现代俄语标准语的多变体性特征	玄知音(89)
表示开始意义的俄语动词	隋学本(92)
不定冠词不可数名词搭配问题浅探	卢卫中(95)
浅谈英汉成语	赵英玲 宋志平(97)
浅析 にぎる 与 つかむ 的意义与区别.....	张 涛(100)
今年の冬は去年のように寒くない -- XはYのようにAない 文についての考察	安 静(102)
日本語「さん」と中国語の呼称の比較	李建民(104)
中日両国語の動詞について——台他動詞を中心とする.....	周 蕊(107)
中日成语谚语对照速记.....	王吉增(111)
现代日语中的缩略语.....	闫雪雯(118)
形动词短语及带 который 的定语从句译法	金 旭(121)
英语委婉语初探.....	赵 伟 何 艳(124)
英语文章中心词代换规律初探.....	李玉红 刘 琴(127)
有关定语从句几个问题的分析.....	杜建芹(129)
英语中助动词缩略和 NOT 缩略	黄洪波(131)
浅谈广告英语文体特点.....	赵鸣镛(135)
В течение 的几个同义结构	鄢长青(138)
论英语谚语修辞.....	屈大庆(141)
谈英语否定表达的特殊用法.....	盛时竹(143)
英语谚语赏析.....	姜玉敏(146)
英语写作中标点符号的应用.....	关丽娟(148)
浅议英语祈使句的表达形式及用法.....	丁丽兰(151)
关于形容词的用法及位置浅析.....	王绍舫(154)
浅谈英语中几种否定形式.....	孙 琳(157)
浅谈“颜色词”.....	常 虹(159)
英美人的姓名和称呼.....	官岫晖(162)
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Meaning in Syntactic Structure	吕 屹(165)
The Ethnography of Discourse	张应林(169)
Hawthorne's Orientalism in The Scarlet Letter	王 燕(173)
The Usage of Colour Languag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王小宇(177)
Смыслоразличитель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усской интонации	梁小楠(179)
Несколько видов разговорных номинаций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刘艳春(184)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изолированных обращени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李 娟(186)

A Discussion of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Pronunciation	史丽新(189)
On Behaviorism and Cognitivism in Language Learning	王姣莲(192)
试板中文的“选生”与日文的“先生”一词	单福荣(195)
难以理解的语言 从[どうも]一词的用法看日语的特点	李锦绣(197)

语言与文化

一门应引起重视的新学科——文化人类学	陈 峰(198)
从信息交际角度看文化图试知识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作用	汲寿荣(201)
大学英语教学中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	高合顺(204)
英语交际中的文化障碍及对策	张秋凤(207)
法国与中国外语水平现状及差异	孙丽荣(210)
任重而道远 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意义	唐 明(213)
英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曲占祥(216)
通则“活”,“活”则通 从政治经济交流宗教传播谈中西文方文化融合	顾玉敏(219)
饮食文化映照出的中西文化差异	张 勇 李明明(221)
英汉语言文化差异浅谈	贾 愚(224)
Tw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merican Culture	车明明(226)
A Comparison of Some Aspects of Cultural Valu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U. S. Cultures	陈海冬(229)
Pound and Confucianism	王 禹(232)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русской фразеологии с китайской в аспект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ой семантики	彭龙梅(235)

外语教学

《英语口语表达分级测试》的研究与实践	段 成 贺宗元 李 刚(239)
从毕业生质量调查探讨高师英语教学改革 辽外专英语毕业生质量调查报告	马丽娟 徐 军 孙玉芝 王 宇 赵开运(245)
图式理论及对阅读教学的启示	汲寿荣(248)
我国高师英语教法课教学模式的演变	徐 军(251)
交际教学法中的英语会话原则及策略	汲寿荣(255)
信息高速公路与英语教学	罗宁霞(258)
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应从初学阶段抓起	张玉兰(261)
听力教学中预测能力的培养	张立光 蓝生田(264)
强化阅读理解过程训练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汲寿荣(267)
试谈大学英语阅读课教学	李 玲(270)

对改进大学英语精读课教学的几点看法·····	王美宁(273)
发挥语法教学的优势提高四级考试成绩·····	马 瑾(275)
多维思考全方位记忆——谈《大学英语》词汇教学·····	沈婉芳(279)
辽宁省部分中学英语师资和教学状况调查·····	·····
····· 赵开运 徐 军 马丽娟 王 宇 孙玉芝(282)	
大学俄语写作初探·····	徐晓辉(285)
外语测试应注重后效·····	赵成发(291)
翻译教学中的欣赏与批评——论师范院校翻译教学的批评作用·····	于秀臣(294)
面向 21 世纪的医学英语·····	李 黎(297)
母语迁移与外语教学·····	韩丽芳 梁宏伟(299)
英文写作中的难点分析·····	侯 彤(301)
李阳·克里兹英语突破法与英语教学·····	李文萍(304)
英语阅读理解能力培养的探索·····	李 刚(307)
《大学英语》教学方法新探·····	王少杰(310)
成人外语教学的效果初探·····	李 晋(312)
从《大学英语》听力课文中窥探听力教学与测试的几项技巧·····	曹雪莺(315)
翻译——外语教学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段·····	张啸图(317)
上好大学英语精读课的探索·····	宋延婷(319)
组织课堂教学的方法·····	杨桂兰(321)
利用精读课堂教学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宋雅婷(323)
大一英语专业学生的心理导向浅析·····	陈 浮(326)
谈谈转化教学对提高学生识记能力的作用·····	贺 青(329)
英语教学与英语素质教育·····	卢文慧(333)
如何帮助学生克服听力学习中存在的心理障碍·····	李 云(337)
修辞格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王淑侠(339)
英语阅读课教学改革的实践·····	高广坤(341)
英语教学改革深析·····	郝玉英 刘 莉(343)
试论外语教学中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	赵玉玺 李晓平(346)
精读课不能忽视目的语的文化因素教学·····	张艳玲(348)
试谈大学俄语听力水平的提高及应试技巧·····	李 伟(350)
一年级精读教学中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尝试·····	于海燕(352)
小议英语教学与英语学习兴趣·····	王素香(355)
大学生如何记单词·····	徐万里(357)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改进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点尝试·····	田 杰(359)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强学法指导·注重能力培养·····	张宏艳(361)
On Varieties of Englis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
·····	高晓芳(363)

Schema Theory in Reading Instruction	张雁平(367)
The Foundation of the Multiple choice Item	毕 为(371)
Social Cultural Factors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萧 琪(375)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in Reading Instruction	张雁平(380)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Composition	杨德娟(384)
On How to Make the Writing More Sophisticated	王少凯(389)
On How to Improve Coherence in Writing Paragraphs	刘伟红(392)
Reading Skill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封亚东(395)
Nonverbal Behavior and Classroom Teaching	丁秀芹(399)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吴爱萍(402)
Крылатые слова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й фразеологии	顾鸿哲(404)

翻 译 研 究

文化差异与翻译等值	胡孟圣(408)
从日语与汉语的几点不同来看日汉翻译	于丽萍(413)
再谈文学翻译中的意境问题	张 杰(416)
译诗与审美	于警吾(418)
浅谈科技英语的翻译	王赞坤 宋 宁(422)
浅谈翻译美	郝慧敏(424)
谈汉译俄中“使”和“用”的词汇选择问题	高丽英(427)
浅谈翻译工作的几个问题	蔡文芳(430)
略谈英译汉中的拆句现象	刘知践(432)
英译汉小议	刘桂华(434)
小译反正处理译法	杨金玲(436)
Some Thoughts on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the English Lesson	
..... 宋志平 赵英玲(439)	
Words are defective; The main reason why translation does not stop at words	
..... 高艳芳(443)	
On Compiling and Translation of Foreign Trade Correspondence	白世权(446)

外 国 文 学

论《永别了，武器》中的象征艺术	吴静静(449)
于细微处见功夫 —— 从《大卫·科波菲尔》看狄更斯的人物素描艺术	周薄芳(452)
芥川龙之介文学形象塑造的时态模式 短篇小说《密柑》与 トロツコ 中的 “过去现在时”	田 晖(455)

爱伦·坡的《安耐贝尔·李》与苏轼的《江城子》比较·····	胡 光(461)
《圣经》文体欣赏·····	刘君拴(464)
浅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成功之日》·····	张小朋(467)
虐待·发疯·死亡——评爱伦·坡的恐怖小说·····	贺宗元(469)
幻灭·····	钱雅萍(472)
德语犹太文学研究·····	王文慈(474)
论《四福音书》的写作特征·····	刘君拴(478)
略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重复出现的意象·····	于虹音(481)
浅论《麦田里的守望者》·····	陈晓君(484)
浅谈森鸥外由现代小说转向历史小说的原因·····	金成花(486)
熟悉的地方才有风景——从狄更斯的一生看他笔下的三个人物·····	周春晖(489)
梦幻与现实——谈谈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	张继云(493)
斟词酌字的艺术——浅谈艾米莉·狄更生的诗歌创作·····	赵康英(496)
谈反传统的英国现代主义小说·····	邹 燕(499)
从中国的“于连”看东西方个体不同的悲剧命运·····	高 军(501)
Heathcliff: A Figure of “Realism” and “Romanticism” ·····	徐 罕(502)
The Setting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	郭 燕(505)
On D · H · Lawrence and Sons and Lovers ·····	杜 欣(509)
The Writing Style of Contrast in Othello <i>The Contrast Between Othello and Iago</i> ·····	孙 乔(517)
The Independence of Love <i>Comment on Jane Eyre</i> ·····	全春阳(520)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A Poetic Novel ·····	王 芾(523)
The Theme of Love and Nature o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	马玉凤(528)
A Study on Nick Carraway’s Development in <i>The Great Gatsby</i> ·····	张迎红(532)
A Study of the Symbolism in “The Great Gatsby” and “The Scarlet Letter” ·····	李向武 王海生(535)

中学外语教学

加强中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训练·····	王雪非(537)
浅谈英语课文复述教学·····	马仁强(540)
创造和谐的情感环境,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	刘晓彦(542)
浅谈外语教学的艺术和方法·····	李继伟(544)
从英汉差异看肯定与否定的互换·····	李生芳(547)
高中英语新教材浅探·····	王 辉(550)

世界语版《爱罗先珂选集》六卷

北京

陈原

爱罗先珂是二、三十年代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作家，也是战前日本读者熟悉的‘诗人’，人称‘俄罗斯盲诗人’的，就是他。虽称诗人，所作的诗却不多，而以其带着理想和幻想的童话和散文，感动着东方的许多读者。由于鲁迅和胡愈之的翻译、由于蔡元培校长经鲁迅的推荐聘他为北大教师，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在解放前的中国曾经有过颇大的知名度，特别是在世界语者的圈子里。解放后的读者，则只能在《鲁迅全集》中读到《桃色的云》和其它童话了。

爱罗先珂的作品多半用日文写成，只有少数直接用世界语写。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间，则用盲文世界语写作，后来被人翻译成世界语。我不知道他曾否用他的母语俄文写作，据说有的。但是他20年代中期回到苏维埃俄罗斯后，兵荒马乱，‘人民公敌’的帽子满天飞，就算用俄文写出什么来，照当时的情况，也是不能刊出的。何况他回国以后，似乎并没有加入作家队伍，那时的苏联人根本不承认他是一个作家，何况他又是一个不显赫的盲人，何况又是那时犯忌的世界语者。

爱罗先珂的日文版全集，三卷本，早在1957年出版，是日本学者兼世界语者的高杉一郎编辑的，东京MISIZU书房（出版社）出版。又，《作品集》二卷，也是高杉编的，1974年版。我1973年在东京见到高杉一郎先生，谈起过爱罗先珂，说他的日文版全集出了，中文虽没有全集或选集，总算有几部作品幸赖鲁迅翁得以在印，我们两人那时都惋惜没有机会能印行世界语版的爱罗先珂集。

一直到1979年8月，靠了日本世界语活

动家峰芳隆(MINE YOSITAKA)的努力，在日本关西世界语同盟的著名世界语学者宫本正男协助下，才出版了《爱罗先珂选集》世界语版第一卷《光与影》，大部分是在中国时期用世界语写成的散文或成人的童话，包括中国读者永远不会忘记的《枯叶杂记》和《为跌下而造的塔》。这两篇都有胡愈之的译文，前者连同其他几篇东西以《枯叶杂记及其他》为书名，作为《东方文库》的一种由中国当时最有影响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刊行。

世界语版选集的第二卷《冻土在呻吟》，副标题是《楚克查人生活散记》，1980年出版。这一卷收入诗人1929—1930年在北极圈内西伯利亚楚克查人居住地生活时用世界语写成的作品。其中一篇《三步棋局》是一篇惊心动魄的所谓‘纪实文学’——如果我能够把它归入这一类文学样式的话。就我所知，在那个时代——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的‘大清洗’，即对大批革命者和无辜者肆意屠杀的时代——能留下这样的记载的，真是不可多得。作者自注，初稿成于1933年，遗失了；重写于1938年，也许是托辞，也许是真的，都一样，30年代是个不祥年代的代名词。

1981年出版第三卷《狭的笼》，是宫本正男由日文翻译成世界语的。《狭的笼》有鲁迅的翻译，那是爱氏用日文出版的第一本创作集《夜明前之歌》中的一篇。秋田雨雀(1883—1962)曾为这部集子出版写过一篇序言，作于1921年6月25日。应当是爱氏被日本当局勒令出境之前夜。序言不长，但情感丰富，很动人的。序言末段云：

“人类总是作着无数美丽的梦，尽管

它在受难,在悲愁,这梦将来恐怕还要继续作的,你写出来并且留给我们的十几个梦,将会比跟你见面长谈时,更加在我们的心中激荡。亲爱的爱罗君!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永远不要掉失你的梦啊!”

这几句简短的话语,同秋田半年后为爱罗氏的童话剧本《桃色的云》所写的短序结尾是一样感人的:

“你叫喊说,‘不要失望吧,因为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东西。’的确,春天是决不灭亡的。”

《选集》第四卷是《古怪的猫》,收原文为日文的创作六篇,包括鲁迅翁译过的《雕的心》,另外两篇是爱罗氏到日本不久(1916)用世界语发表的演讲稿,其中一篇题目叫做《现在是播种的时候而不是收获的时候》。在这篇短短的讲话中,爱罗先珂那种热情、梦幻、理想的光芒,后人亲切地感受到了。他说,“是的,我们的工作是为着未来的,我们的工作是为着后人的,总的说,我们现在确实无利可图。”他说,“现在需要的不是空谈家而是实践家,不是昏睡者而是清醒者,因为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收获而是战斗的时候,不是取而是与的时候,不是收赠而是奉献的时候。”这就是典型的爱罗先珂式的梦幻式的语言。一个伟大的哲人说过,人们时刻都需要幻想,没有幻想就没有世界的未来。

卷五《聪明的坛子》收录了爱罗先珂最后日子里创作的四篇民间故事:印度的,非洲的,朝鲜的,土库曼的(盲诗人最后的日子是

在这个地区度过的)。四篇故事都是用世界语写成的。这几篇东西作于1952年,只是在30年后才被发现的。它们躺在一个叫做莎米娜的盲音乐教师个人档案里。据说这是爱罗先珂专门供她消遣而写的。莎米娜是爱罗先珂在莫斯科的女友,后来爱氏到土库曼定居,曾邀请她到他的住地帮助他建设盲人学校。

这两卷的出版时间相隔12年,卷四出版于1983,卷五则在1995年。可见出书(特别是世界语书)的难!但是今年(1996)继续出了第六卷:《爱字的疮》,包含《小鸡的悲剧》,《时光老人》,《爱字的疮》和那篇有名的《红的花》。这是中国世界语学者石成泰和胡国柱作的贡献。

世界语六卷本不是爱罗先珂创作的全部,但是收录了这位盲诗人最后的作品,当然是很宝贵的。6年前,适逢盲诗人百年华诞,我给北京《读书》和香港《大公报》各写了一篇散文,本想给南京《译林》写一篇论述爱罗先珂文学创作的论文,却始终没有如愿。此刻,收到译者给我寄来的世界语《选集》第六卷,不久日本朋友即《选集》主编给我寄来第五卷,重读了鲁迅翁和胡愈老的几本翻译,好像还有一些话要说,先把这《选集》的出版情况介绍如上。

据说盲诗人的故国俄罗斯也出了他的作品选集俄文版,作者1923年回到祖国,直到他去世(1952)后约40年才被他的同胞所重新发现,多漫长的日子啊!

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春天总会到来的。

“语际语言学”？“国际语学”？

华中师范大学 张丹忱

人世间，形形色色的语言，造成无数交际和沟通思想的困难，它给人类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飞速进步，语言障碍问题日益突出。古今以来，一批先觉者不断地研究这个问题，期望在实践中最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一探索和研究的成果，在本世纪20年代前后形成语言科学的一门新的学科，即 interlingvistiko (英语: interlinguistics)。其中世界语和世界语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突出表现，推动了这门学科的诞生，并在此后发展了这一学科。

1

Interlingvistiko，中国有人译为“国际语语言学”或“国际语学”，也有人译为“语际语言学”。

“国际语学”或“国际语学” 中国1935年前后出版过一本题为“国际语学”的书，因未见到该书，不知其是否为“interlingvistiko”一词的汉译名。1983年《世界》(La Mondo)周力专文，明确将 interlingvistiko 汉译为“国际语学”，此后该杂志一直基本沿用此译名，偶有用“语际语言学”者，视作者而定。张闻凡《世界语汉语词典》(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译为“国际语语言学”。90年代初刘海涛编《国际语言学通信》中，考察了两种译名，最后认定“国际语学”这个译法。1992年，北师大周流溪教授，在《世界语学》(商务印书馆，1992)的《译者跋》中，译为“国际语学”，但他这一译名是兼对“kosmoglotiko”的。

“语际语言学” 本人所见及开始使用这一译名在70年代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语言学动态》(现名《国外语言学》)，译作“语际语言学”。未出现过“国际语语言学”或“国际语学”的译法。1980年，本人在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就 interlingvistiko 的诞生、研究对象、涉及的领域以及该学科的研究对语言学和社会语言

学的意义进行了阐述。该文摘要发表在83年《世界》杂志上。周力和本人两文先后连续刊载，两文不仅汉语译名不同，且对该学科的基本观念较为对立。本人曾在《语际语言学在中国》一文中略有提及，但并未开展讨论。黄长著等译《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译为“语际语言学”。

“语际语言学，国际语语言学” 两种译名同时交叉使用。90年代初、中期，大连理工大学邵融教授将“语际语言学”与“国际语学”同时并用。特别在“国际语学”的字面意义明显有悖所言的内容时，明确使用“语际语言学”的译名。刘涌泉、赵世开编英汉语言学词汇(1979)译作“语际语言学，国际语学”，视为同一个词两种翻译的形式。

综上所述，专业语言学家和语言学专业书刊使用“语际语言学”，个别虽列出两种译法，但“语际语言学”放在首位。但中国世界语者及其书刊中，用“国际语学”的译名者占压倒多数。

本文目的在于：一、考察 interlingvistiko 一词的来源和内涵，提出准确的译名；二、希望通过这一讨论，澄清一些有关重要的概念；三、希望通过研讨，对中国的 interlingvistiko 和 esperantologio 的研究有所深入；并希望中国的语际语言学能够纳入到现代的科学语言学的范畴。本文作者多年一直认为，interlingvistiko 既然是科学的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对它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有的普通语言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它之外另立一套特殊或模糊的术语。中国 interlingvistiko 的研究者，似乎全是业余爱好者，因而必须从学科研究的基础做起，争取尽快进入专业研究的水平。

2

Interlingvistiko 这一学科建立，归功于世界语(Esperanto)的巨大成功。正是世界语运动的热潮，以及在当时世界语在应用中成功的现实，才惊动书

裔里的语言学家。Interlingvistiko 一词 1911 年首先出现在 Meysmans 这篇不到两版的短文里,但语际语言学学科的建立者,是世界著名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他在宣布 interlingvistiko 的诞生的文章里,明确地给它下了定义。他写道:“Interlingvistiko 是探讨一切语言的结构和基本概念,旨在为语际语(interlanguages),即由于母语不同而言语不通的人们用作书面和口头交际的辅助语,建立准则。”尽管迄今还有不少学者对语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进行过更具体的探讨,但没有超出这一总的界定。据此,叶斯柏森确定 interlingvistiko 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的结构和基本概念”,也就是研究和认识语言的机理和构造,包括分析语言的普遍现象,然后为创造语际语——即人造的语际辅助语提供一个框架理论。因此,语际语言学是研究创制“语际语”(interlingvoj)的学科。“语际语”,这是我们讨论的关键,因为“语际语言学”就是从它派生的。它在构词上是彻底地透明的,在意义上是非常明确的,interlingvistiko 是“关于 inter lingv(语际语)的(ist)iko(学问)=scienco pri interlingvoj”。这里,没有任何“国”的概念,只有“语(言)”的概念。Interlingvo 显然是“语际语”,而不是国际语(inter-s-tata, inter-regna)。“国际语学”的译法,就是将“语”际语改成了“国”际语,而这两个术语含义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一直不同意“国际语语言学”这个译名的原因。

Interlingvistiko 作为学科的术语,必须遵循术语制定的原则,即准确性和单义性;术语的汉译,对原文必须要“信”(忠实)、“达”(把原文里的内容转述到目的语时做到充分和恰到好处,既不能不及,也不能过之),尽量做到雅(至少合乎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国际语学”的译名与上述原则有差距。可能有人说:那是通俗的译名,让老百姓一听就懂;那是形象的、借喻的译名。这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的,但却不能用于科学研究领域。首先明确术语,明确概念,才能坐而论道。否则,即使使用同一个词,很可能各人谈的不是同一回事。各说各话,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

3

我认为,“国际语语言学”或“国际语学”的译法不可取,主要有如下理由:

1. 它与原文“interlingvistiko”不对应,用“国际”取代了原文中的“语际”,没有准确表达原文的含义。

2. 这个汉语译名概念模糊,极易引起误解。

(1)语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的构成的基本规律,其中很重要的是包括语言的普遍现象和语言的社会功能之类的普遍规律。“国际语语言学”使人们误解为只以“国际语”为研究对象。称得“国际性的语言”至多十多种,在地球上数千种语言,但语际语言学并没有将其排除在外。

(2)或云,“国际语语言学”或“国际语学”是以创造国际语为目的的一种学问,这种定义应该没问题。但我们不以为然,理由如下:

我们谈的是“interlingvistiko”的汉语译名,那么,我们决不应该改变原文的含义,我们更不应该脱离原文,自己为原文“立言”。这是翻译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

持“语际”说者认为,interlingvistiko 研究的目的的是为母语不同而言语不通的人民创造一种语际语(interlingvo, interlanguage),即共同使用第三方语言。例如:

情景一:瑞士国民分别说四种不同的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罗马语,因此他们之间便产生语言不通的问题。语际语言学家给他们设计一个语际语(语际共同语)。这里,涉及的对象是“语言”和“民族”。

持“国际语”说者认为,这种语言不应叫做“语际语”,而应称为“国际语”。但立即招来该国的抗议说,我们虽然语言不同,但都是瑞士这一个国家的公民。将我们的语际语称作“国际语”,就是将说四种语言的民族(及其聚居地区)说成四个国家。

要么,持“国际语”说者认为,我们的 interlingvistiko 是研究国际语的国际语学家,顾名思义,只搞国际语,上述瑞士现象,因不属“国际”(国家之间的)语言,因此不属于 interlingvistiko 的研究领域。(其实,语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瑞士这类情况。)

情景二:一群中国语言学家座谈,他们来自汉族、哈萨克族、彝族、傣族、朝鲜族、高山族、鄂伦春族。他们除懂民族母语和汉语外,都不懂任何其他语言。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汉语普通话交流和沟通思想。此时,有人提问:“我们此时此境所使用的汉语,该称作什么性质的语言?”

持“语际”说者甲：“它是语际语！”（从汉语此时与其它那些语言的关系而言。）

持“语际”说者乙：“它是族际语！”（从汉语作为民族语相对于其它民族语的关系而言。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

持“语际”说者丙：我们当然不能把此时的汉语说成起“国际”语的作用，因为汉语与在座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是“语际”关系，不是“国际”关系。

持“国际”说者：它是“国际”语。由于在我们的术语里，没有“语际”这个概念，只有“国际”的概念。所以我们的学科名称就叫“国际语学”。

情景三：同情景二。在座的除本族母语和世界语，都不懂任何其它语言。他们的座谈自然用世界语进行。此时有人问：“世界语此时起着什么性质的作用？”

持“语际”说者：世界语此时起到“语际语”的功能，即在语际之间（而不是国际之间）起作用。

持“国际”说者：世界语此时起“国际语”的功能，即在国际间起国际共同语的作用。

众座谈者齐声反对说：我们都是说不同语言的中国公民，我们虽是不同的民族，说不同的民族语，但全都是中国公民，我们民族聚居区，都在中国的领土之内。我们所说的不同的语言，是国内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语际”关系。不是什么“国际”的语言关系！

4

上述三个情况中，“国际”的说法显然是错的，“语际”（*interligva*）和“族际”。（*internacia* 或 *interetna*）才是准确的。这一深奥复杂的事情，在中国是怎么产生的？我想，大概历史上我们对 *internacia* 一词的译法和理解不准确、不全面，此外我们对语言学的专业知识还不够扎实。

中国人将世界语的“*internacia*”一律译为“国际”，好像是绝无问题的，如 *internacia konferenco*（国际会议），*internaciaj aferoj*（国际事物），*La Tria Internacio*（第三国际）等。但是，西方语言里。*nacio* 一词最主要的意思是“民族”，其次才是指“国”（*ŝtato*, *regno*），指政治上相对独立的单位“国家”，

如 *la Unuigintaj Nacioj*（联合国）。由于这两个意义相差很大，因此，翻译时应根据原文中的不同所指，分别译为“民族的”或“国的，国家的”，*nacia* 和名词“语言”搭配时，两者的区别较为明显：*nacia lingvo* 是“民族语”，而不是“国语”。汉语里的“国语”的意思是：全国通行的正式或官方（*oficiala*）语言。因此 *internacia lingvo*，严格地说，应译为“族际语”。

这里还有个语言的属性问题：语言作为民族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语言与民族有直接的关联（由于历史和外环境的原因，只有个别的例外），而国家与语言并没有必然的关联。英国的英格兰人说英语，同在英国的北爱尔兰人说爱尔兰语。不是英国的澳大利亚人却说英语。同是比利时人，有的说法语，有的说弗拉芒语，有的说德语，不胜枚举。从这一点来说，*internacia lingvo* 应译作“族际语”。西方语际语言学家在使用 *internacia lingvo* 时，他们的脑子里并不是指 *interŝtata lingvo*。而汉语里的“国际语”则不是以语言为单位来谈语言，而是以“国家”为单位来谈语言，显然有违 *interlingvistiko* 的基本概念。

但在日常使用中，人们并不要求特别准确，何况人们早就用“英国说英语”、“法国说法语”之类的生活概念（不是科学的概念），人们不认为有什么错误。但在语言科学的表述里，特别在论及语言之间的关系时，我们要求意思准确，符合科学。将“语际”关系说成“国际”关系，将“语际语”说成“国际语”，是不对的，因为两者是不同的概念。

此外，不同国家和政府的语言政策，是语际语言学家和一切社会语言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全球共通语的世界语的使用者和研究者，作为语际语的研究者，语言与社会、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关系是其当然的关注和研究对象。据最近报道，我国政府有关语言部门将制定一些语言政策，相信一些有关术语和概念会更加明确。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苏联的语际语言学家在长期和扎实的基础上出版的术语集和术语词典，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建议使用“语际语言学”（简称“语际语学”），作为 *interlingvistiko* 的正式汉语译名。不再使用“国际语语言学”或“国际语学”。关于目前已广泛使用的“国际语”（*internacia lingvo* 的译名），可在日常生活和非专业的场合中继续使用。

双 星 齐 烁

《PENSEO》编辑部 石成泰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说起中国传统诗歌的成就,人们就不能不首先想到盛唐时代的两大诗星——李白和杜甫。李白(701—762)继承了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讴歌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大胆地向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庸俗的社会现象抨击。他的豪放的诗才,上天入地的遐想,组构成瑰丽的诗篇。而杜甫(712—770)则以现实主义的敏锐目光,关注着社会生活,用诗作去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时代的悲辛。这两位被后人用“诗仙”和“诗圣”称呼的大诗人,早年相识,结成终生不渝的友情。杜甫的《春日忆李白》和《天末怀李白》两诗,正好历史地表达了他们友谊的真挚与长久,“何时一樽酒,重下细论文”不正是他们以诗结友的证明吗!这种诗坛双星齐烁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中唐的白居易(772—846)和元稹(779—831),晚唐的杜牧(803—852)和李商隐(813—858),都是双星齐烁,统领一代风骚。

其实各民族的文学史,都不乏此种实例。法国文艺复兴时代的“七星诗社”(Plejado),也是在两位杰出大诗人龙沙(Ronsard, 1524—1585)和贝雷(Du Bellay, 1522—1560)双星争辉带领下,开创一代新风。世界语(Esperanto)从问世之日起,就已和诗歌结缘,正是世界语诗歌创作的繁荣和世界名著陆续被译成世界语,才使这个起着“国际普通话”作用的语言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羽毛丰满,日臻完美,奠定了令世人瞩目的世界语文化这一基石。那么,在世界语文学史上是否也有双星齐烁的现象呢?

历史总有某种出人意料的巧合。在世界语刚刚渡过它历史上的第一阶段(1887—1920),20年代初,在布达佩斯有几位30岁的青年世界语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魔火刚刚熄灭之际,就自动会聚在一起,创办了大型世界语期刊《文学世界》(Literatura Mondo),他们之中有卡尔曼·卡洛柴(Kalman Kalocsay),尤利·巴基(Julio Baghy),保尔·巴尔卡尼(Paulo Balkanyi)和太奥多·施瓦茨(Teodoro Schwartz)。尤利·巴基和卡尔曼柴就是这份杂志的主编。

巴基和卡洛柴同年出生(1891),都是在大战前学会了世界语。巴基当过演员、教师;而卡洛柴是医生,他酷爱音乐和语言(他懂30来种外语,晚年躺在医院病床上,还写信请法国友人瓦伦金<G. Waringhien, 1901—1991>给他寄一本波斯语读本,津

津有味地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洛柴作为军医上前线受了伤;而巴基则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里渡过了几年蹉跎岁月。但他们“在1914—1918那恐怖的岁月里并没能丧失对国际语未来的信心”,^[1]战后巴尔卡尼组建了匈牙利世界语服务社(Hungara Esperanto Servo),而施瓦茨在银行任职,成了《文学世界》杂志社的财务支持者。他们把自己的天才和精力用于世界语运动,“尽管那时他们原本可以在自己的民族语中更容易得到更大的声誉和效益。”^[2]

1921年,一本只有32页的卡洛柴的诗集《世界与心》(Mondo kaj Koro)由匈牙利世界语服务社出版了,而巴基也于同年石印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花束》(Bukedo),诗坛新星成双地升起,标志着世界语文学走向成熟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巴基“很快就达到了使他诗风突出的热度、旋律感和激情。”^[3]他从匈牙利民族文学中吸取营养,带有幽默、欢快的风格。他侧重于创作,除诗歌之外,他还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小说和剧本,如他的小说《秋天里的春天》(Printempo en Aŭtuno)早在30年代初就被巴金译成了汉语,由开明书店出版,而他以西伯利亚战俘营生活为素材的另一中篇《牺牲者》(Viktimoj)也在问世不久,由钟尧民译成汉语出版,作品充满人道主义的激情,感染了几代读者,而作者巴基成为中国读者界最早熟悉的世界语作家。

卡洛柴“特别显示了值得赞美的丰产”,^[4]除诗歌创作外,他还致力于从多种语言译出世界上杰出诗人如古希腊、印度、罗马的大诗人,我国李白、意大利但丁、法国雨果、俄国普希金等等的作品,他和巴基主编《文学世界》杂志,培植出一批优秀世界语文学人才,两位诗人结成了终生的“绿色”友谊。有趣的轶事是,他们两的合作是由1921年8月在世界语会议上同登舞台演出小喜剧开始。在杂志编辑部他们通力合作,创作上切磋琢磨,互相鼓励而又时时争论不休,读者可以从他们的诗作中读到那段紧张而有趣生活的记录。他们尽量开发自己的潜力,形成各自独特的创作风格(这一点真有些和我们的李白、杜甫诗风迥异相似)。

巴基的诗集一本接一本出版:《跨越生命》(Preter la Vivo, 1922),《朝圣》(Pilgrimo, 1926),《飘游的羽毛》(Migranta Plumo, 1929),《流浪汉之歌》(La Vagabondo Kantas, 1933),《苹果树下之梦》

(Songe sub Pomarbo, 1958),《虹》(Ĉielarko, 1966)。巴基于1967年病逝,日本世界语者在1970年还为他编辑出版了诗集《秋叶》(Aŭtuna Foliaro),至于他的小说、剧本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5]

卡洛柴同时在创作与翻译两个园地里耕耘,陆续结果出版了《欢唱的田野》(Kantanta Kampo, 1923),匈牙利民歌集;《勇敢的约翰》(Johano la Brava, 1923),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长诗世译;《人的悲剧》(La Tragedio de l' Homo, 1924),匈牙利杰出作家马达契(Madach)的诗剧;《我们唱吧》(Ni Kantu! 1928);《绷紧的弦》(Streĉita Kordo, 1931),世界语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作诗集;《永恒的花束》(Eterna Bukedo, 1931),译自22种语言的115位诗人的诗集;《诗韵造像》(Rimporretoj, 1931),写世运中活跃人物的幽默小诗集;《伊索的智慧》(Ezopa Sago, 1956)——此书由卢剑波教授译成汉语,80年代初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出自卡洛柴手下的世界名著世译本有但丁的《神曲·地狱篇》(Infero, 1933),歌德的《罗马哀歌》(Romaj Elegioj, 1932),莎士比亚的《李耳王》(Reĝo Lear, 1966),《仲夏夜之梦》(Somermeznokta Songo, 1967),裴多菲的诗集《自由与爱情》(Liberio kaj Amo, 1970)以及波德来尔、海涅的诗集等等。卡氏辞世于1976年,匈牙利后来出版了他译自30种语言的译诗集《环球之声》(Tutmonda Sonoro, 1981),精装两巨册,已成为世界语文化史上不朽之丰碑。他和瓦伦金合作的《作诗指南》(Parnasa Gvidlibro, 1935, 1968, 1980)一书,则是世界语诗艺的教科书。^[6]

说来还有一段巧缘,两位诗星对中国文化都有着相同的喜爱。巴基用中国民间传说中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写了一首优美的长诗《孟姜和万》(Meng Ĉiang kaj Van),最初发表在《世界文化》(Monda Kulturo)1965年春季号上。而在巴基影响和扶植下走上诗坛的中国世界语诗人苏阿芒的长诗《梁山伯与祝英台》(Liang Ŝanbo kaj Ĝu ĵintaj),也发表在同一期上。卡洛柴最早世译了李白诗7首,那译文的优美与对原作的忠实,令人叫绝。十年前一个冬天,在长春我有幸和我国世界语著名翻译家李士俊同志交谈,我说道从卡氏译李白的《悲歌行》看,可能由于其典故太多,他只译出了上半首,看来他似乎不懂汉语,可为什么他译出的李白另7首诗又是那么完美……李士俊同志马上接来说,卡氏是得到了中国世界语翻译家孙用先生的帮助。说来又有一段文字姻缘了,30年代孙用先生把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从世译文译成汉语,在鲁迅先生支持下出版,卡氏曾用书信为汉译者解疑,并在匈牙利多方奔走为汉译搜寻原作中精美的插图,而卡氏世译李白诗,则由孙用在书信中就汉语原文做出译释。往事如烟,两国世界语者之间的合作友谊令人感动。可惜孙用

先生为人一生谦虚,绝少谈起自己,也不曾有回忆录留世,不能不说是世运史上一大憾事!

星移斗转。到了50年代,世界语诗坛上又升起一对璀灿的新星,那就是苏格兰的威廉·奥德(William Auld)和英格兰的玛约丽·布尔顿(Marjorie Boulton)。他们两人都出生于1924年。奥德十几岁就学会了世界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了一名飞行员,与法西斯进行殊死决斗。战后又重入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以后在苏格兰小城执教鞭,后任一所学校副校长,直到退休。他因1952年接力出版社(Stafeto)出版的诗集《四人集》(Kvaropo)中收有他的一组诗篇而成名。1956年他的长诗《人种的童年》(La Infana Raso)问世,当即引起世界语文坛的轰动,开启了世界语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时期。卡洛柴慧眼识英雄,写给他一组热情洋溢的贺诗,盛赞他的天才创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7]布尔顿,牛津出身,曾获博士学位,后来一直在牛津一所女子学校执教,直到退休。她青年时代在英语文坛上就已有诗名,她用世界语创作的诗歌,出手不凡,成了尤利·巴基的得意高足。她用“老爹”(Paĉjo)来称呼巴基,巴基则叫她为自己的Poezia filino(诗家之女),该提到的是巴基把苏阿芒叫做Poezia filo(诗家之子),苏和布尔顿博士通信,干脆就直呼她为“大师姐”(Poezia franjo)了。布氏为多产的诗人、作家,50年代以每两年一本的速度出版了诗集《低吟》(Kontralte, 1955),《欢歌百首》(Cent Ĝojkantoj, 1957)和《拾珍》(Eroj, 1959)。此外她还写小说、剧本,是较权威的一本柴门霍夫传记的作者。^[8]她又是国际世界语协会举办的每年一度文学竞赛中获奖次数最多的作家。她继承巴基的传统,以原创新作为主,甚至在受国际世界语协会委托编写的一本中级读本《虚实虚实》(Faktoj kaj Fantazioj, 1984)中,也宁肯把入选的材料进行再创作。而奥德师承卡洛柴,又搞创作,又搞翻译,又写评论,还主编刊物。60年代末他接替希拉奇(F. Szilagyi, 1895—1967)主编《北方棱镜》(Norda Prismo),后来短期主《世界语》(Esperanto)杂志笔政,80年代主编文学月刊《源泉》(Fonto),此外任《英国世界语者》主编,长期担任大型世界语综合月刊《一月间》(Monato)文艺栏主笔。他翻译的作品为数甚多,有名的是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E. Fitzgerald)转写的波斯大诗人莪默·卡亚姆的《鲁拜集》(Robaĵoj de Omar Kajam, 1980)和莎翁的《十四行诗集》(La Sonetoj de Shakespear, 1981)及苏格兰大诗人彭斯(Burns)的诗集等等。奥德和布尔顿结成文字交,两人70年代用回旋曲(rondelo)形式写诗通信,你来我往,后结集为《诗信集》(Rimleteroj)于1976年出版,留下了世界语诗坛一段佳话。奥德诗作结集出版的有《单指弹异调》(Unufingraj Melodioj, 1960),《心绪》(Humoroj,

1969),《绿色生命之痕》(El Unu Verda Vivo, 1978)等。^[9]他是几部大型世界语诗选、文选的编辑人。1987年,为了纪念世界语百年诞辰,意大利一家出版社决定出一本最能反映世界语文化建设成就的书,就选中了奥德,为他出了一本诗集《在无人领航的船上》(En Barko Senpilota, 1987),该集收入奥德写于1987年以前的全部诗作。奥德喜爱李白、杜甫,他曾把11首李白的诗从英译转译成世界语,后来还为世译本《李白诗选》写序。布尔顿也偏爱中华文化,和苏阿芒长年通信。她写的两本文学教材《诗歌解剖》和《小说解剖》已被译成汉语,由三联书店出版。

进入60年代,两位来自中国的世界语诗人又几乎是同时登上诗坛,很快以诗才的闪光照耀在星空。这就是出生在1936年的苏阿芒和王崇芳。苏阿芒家住天津,高中毕业后,高考落第,自学外语,以两年一种的速度,到文革前学会了十几种外语。他才华横溢,抒情之作连绵不绝,从1962年在《北方棱镜》登台起,就一直处于创作高潮状态,好像缪斯格外钟情这位中国无职业的小青年。他的诗作、评论发表在几十个国家的五十多种世界语刊物上。60年代初,瑞典出版的《希望》(La Espero)杂志用他的照片做封面,称他为“我们文学地平线东方升起的一颗新星”。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夺去了他的自由,被“四人帮”一伙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关进了共和国的监狱,那是在1968年。从1960年他试笔到1968年被关押,他在国外世界语刊物上一共发表了200多首诗作,其中还有《梁祝》、《刘三姐》这样的鸿篇巨制。1979年平反后,苏阿芒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由于失去了健康,他此后已少有诗作面世了。他的诗多写青春与爱情,歌讴祖国大好河山,可以说青春和爱国主义是苏诗的主旋律。不幸的是他于1990年英年早逝,留下的是历史的遗憾和思考。友人把他的诗作结集一册《苏阿芒诗集》(Poemoj de Armand Su),1992年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已是在诗人辞世两年之后了。^[10]

王崇芳生于镇江,这位淮杨才子大学毕业后,曾在哈尔滨一所中学任教,后转回故乡,仍在中学教书。60年代初,他也是以诗作在《北方棱镜》登场,以

长诗《盘古开天地》(Komenco de La Mondo)而一举成名。与苏阿芒相比较,他的创作数量较少,但时有佳品令读者赞叹。^[11]尤利·巴基有信给他,而他用trioleto(八行体)写的一首诗《菊花》(Krizantemo)被卡洛柴和瓦伦金收入他们编著的《作诗指南》(Parnasa Gvidlibro)第二版中,做为例诗用,那是1968年,正值文革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之际,而王崇芳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直到80年代后期,他才在世界语友人处见到此书,距该书出版已近20年了。新时期以降,王崇芳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机关刊物《世界》撰写谈语法、词条、修辞的文章,参加《世汉辞典》编写工作。在文学方面的成绩是世译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和《周恩来传》,已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世译《论语》去年问世以来,深得世界语读者好评。时下他正专心致志于独自编写《汉语世界语辞典》,以期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巨大工程,间有创作与翻译的诗作在文学小刊《三色堇》(Penseo)上发表。

“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可以期待,将会有新的文学新星升起在天空,向我们展示出迷人的光彩!

1988年3月初稿

1997年6月改定

注释:

[1][2][3][4][5]引自 G. Waringhien, Kaj ceter' - Nun Literaturo, Eseoj V, TK/Stafeto, 1983, P. 58

[6]参阅 Ora Duopo, Budapest, 1966, p. 100-102

[7]参阅 Ora Duopo, p. 174-176

[8]参阅 Esperanta Antologio, UEA, 1984, p. 842

[9]参阅 Esperanta Antologio, p. 839-840, 及 En Barko Senpilota, Edistudio, 1987, p. 851-853

[10]参阅 Poemoj de Armand Su (《苏阿芒诗集》)的引言, p. 1-10

[11]据1982年夏王崇芳在无锡和笔者交谈时所说,他对自己已发表的诗作,认为满意的仅十多首,故不曾动结集出版之念,这当然包含诗人的谦虚。

因材施教 重在参与

——我们教大中小学生和科技人员学世界语的经验 and 体会

中国科学院 沈澄如 王玉春

世界语教学,与其他外语教学一样,有各种情趣不同的方法,使用得当,成效显著。学生们,不论男女老少,只要下定决心,有恒心、有毅力,积极参与整个教学过程,一样能很快进入世界语的殿堂,达到熟练掌握、灵活运用的理想境界。

我们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自1984年成立以来,办过各种类型的世界语讲习班,参加学习者多达千人,其中不乏品学兼优、成绩突出的佼佼者。在办学过程中,我们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智能水平的学习对象,采用与之相应的教学方法,强调奥林匹克运动“重在参与”的精神,充分调动教学双方“全身心投入”的自觉性,力争完美地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这里我们扼要地描述一下我们一般的教学情况和一些体会,希望能得到大家指正。

一、对7—10岁的小学生采取“形象化”教学法

年龄只有7—10岁的小学生,正处于入学不久,求知欲旺盛的初级阶段。他们的特点是好动、好问、缺乏耐心、坐不住,不大容易集中注意力,但好奇心较强,对新鲜事物爱打听,喜欢听老师和家长表扬。

我们把课堂当作舞台,尽量采用“形象化”教学法。把世界语的词语尽可能和眼前的形象动作和实物联系起来,这样不但易懂,而且好记。小学生们完全被生动有趣的各种语言练习吸引住了,积极参与,自然而然地养成了读写和说的习惯。

例一、学唱歌

1. 开始小学生们一字不识,不会念不会写,但会唱。只要给予示范,他们就会跟着唱,一唱就会,等到以后会念会写了,再把歌词写在黑板上,他们就会抄

下来。如:Saluton! Saluton! Koran saluton! Saluton al vi, Koran saluton!

在教唱前后,老师举起一幅画。画上有—男一女,在街上相遇,男的举起帽子,说“Saluton!”表示问候!女的张嘴回答:“Saluton!”老师一提示,学生就看懂了。等到教歌时,脑中有此形象,学念、练唱时兴趣就大。

2. 在美国“环球儿童”世界语协会寄来的录音带和歌词中,有不少歌曲可在教学中采用。如,Rugu pomo, rugu pomo. Estas ĝi, eatas ĝi. Pomo eatas frukto, pomo eatas frukto! Frukto jes, frukto jes. 这支歌是以法国“杰克兄弟”的曲调配词的。我国曾用此调配词,“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我们大家小时候都曾学过唱过。

该协会会长恰尔洛·考尔女士倡议,全世界儿童在每年3月或5月某几天同唱这支歌,但配上新词。“Sur la tero, bela tero, loĝas ni, kantas ni. Kune sur la tero, monda familio. Famili', famili'.”“在地球上,美丽的地球,我们居住,我们歌唱,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世界一家,世界一家!”

为了迎接香港回归祖国,我们用此曲调,配上相应的新词,在喜迎回归的联欢会上演唱,深受老少与会者喜爱。歌词是这样的:“Revenos Hongkong, revenos Hongkong! Al patroland', al patroland', Mirind', afero, mirind', afero, ĝojigas nin, ĝojigas nin!”(“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举世瞩目,全民欢庆!”)通过唱歌,不但学会了新词,而且,印象深刻,牢记不忘。

例二、绘画比赛